

明开
夜合

著

晚安， 小茉莉

Good Night

《我爱的人》
姐妹篇·甜宠升级

你只用做三件事——
看着我，相信我，
爱我。

晚安，我的小茉莉。

明开夜合——著

晚安，茉莉

Good Night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PUBLISHING & MEDIA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安,小茉莉 / 明开夜合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8.9
ISBN 978-7-5404-8712-6

I. ①晚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6836号

中南天使(湖南)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
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
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晚安,小茉莉

WANAN,XIAO MOL I

作 者: 明开夜合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刘诗哲

策划编辑: 徐 璐

营销编辑: 黄欣霖

封面设计: 罗静颖

版式设计: 杨 露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1/32

字 数: 260千字

印 张: 9.5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712-6

定 价: 36.80元

你只用做三件事——

看着我，
相信我，
爱我。

第一章 / 初夏 001

第二章 / 『坏事清单』 026

第三章 / 骑士 059

第四章 / 荒草 088

第五章 / 启明星 113

第六章 / 星夜 138

第七章 / 新年 164

目录 contents

第八章 / 困局 191

第九章 / 朱丽叶 210

第十章 / 破局 224

第十一章 / 化羽 245

第十二章 / 破晓 255

第十三章 / 晚安，小茉莉 271

番外 / 一天 284

后记 291

第一章 初夏



西城的夏天是从紫藤花谢，梧桐絮落开始的。转眼之间，就已是满目浓荫。

五月十七日，宜祭祀祈福，忌入宅安门。

下午，院里写生，一堆人沿着路牙子在人文大道上坐成一排。周茉支着画板，迟迟未落下一笔。她记挂着兜里的手机，既盼它响，又怕它响。然而等了一下午，她期待的那个电话始终没有打过来。

忽然，有人喊了一句“下雨了”，大家匆匆忙忙收拾画具，她也跟着往背包里塞画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电话响了，她手忙脚乱地去摸口袋里的手机。

电话是父亲周思培打来的，告诉她顾家有人去世了。

半小时后，全身湿透的周茉在校门口坐上了父亲周思培的车。

她的母亲唐书兰看着眼前这只“落汤鸡”，神情很不悦，取了车里

常备的毛巾给她擦头发：“早上不是嘱咐你要带伞吗？”

周茉没来得及说话，先转过头去，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。

“思培，先把车开回去，茉茉得换身衣服……”

周茉正要说“不要紧，大夏天的不至于感冒”，唐书兰的下一句话却把她要说的给堵了回去：“她这个鲜艳的衣服，去顾家不得体。”

周茉怔住了，把肩膀一缩，拿着毛巾，一下又一下地擦拭着头发上的雨水。

素日沉闷死寂的东郊顾家大宅此刻灯火通明，往来进出的人络绎不绝。半小时内，周茉瞧见三批西装革履的人来了又去，但不清楚他们做什么的。

雨还在下，噼里啪啦地砸在落地窗上。周茉起身走到窗前，把沉重的丝绒窗帘掀起来寸许，瞧着远处昏沉夜色里的几星火光，焦虑如顽石一样压在心头。

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瞧了瞧，还是没有新消息。

父亲周思培送完两位客人出门，折返时瞧见周茉神色恍惚，皱眉道：“你妈妈在二楼书房，你上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”

周茉“哦”了一声，放下了窗帘。

周、顾两家素有来往，今日，顾洪生的续弦妻子贺宓去世，周家自然得前来帮忙。

周茉上了楼，帮母亲唐书兰往一张白纸上誊写名字。唐书兰进进出出，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“噔噔噔”的声音，让人格外心烦。

忽然，外面有人低呼一声：“贺冲来了！”

楼下隐约传来呵斥声，周茉竖耳听了片刻，没听出什么名堂，一番犹豫之后，放下笔走出了书房。

周茉趴在栏杆上往楼上看，只见一楼大门敞开，一个男人立在门口，一身黑衣黑裤，像是裹挟着夜色而来。

顾洪生的长女顾之茹将男人拦住了：“请回吧，今天顾家不欢迎

你。”

男人笑出声道：“我妈死了，我来不得？”

顾之茹佛然大怒：“请你说话注意些！”

右侧会客厅里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站起身来：“请问，您是贺冲先生吗？”

黑衣男人抬眼看过去。

西装男人整了整领带：“这儿有一份贺宓女士的遗嘱……”

顾之茹断喝：“刘律师！”

刘律师神色泰然：“我受贺宓女士之托，必须将遗嘱内容传达给受益人，至于如何执行……”

“噫噫噫”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周茉回头看了一眼：“妈，那个人是贺冲？”

唐书兰手里端着一个骨瓷茶杯，正从楼上下来，她闻言皱着眉“嗯”了一声。

周茉以前见过贺冲三次，都是在这个宅子里。

第一次是贺冲十五六岁的时候，他过来求见贺宓，但没见上，就被顾之茹给轰走了。

第二次见贺冲，他已经二十二岁了，大冬天的却只穿了件单薄的夹克，戴着一顶棒球帽，帽檐下露出一圈绷带。他站在门口和贺宓说了几句话，拿了封信便离开了。

第三次见他是三年前的夏天，在顾洪生的追悼会上，顾家连栅栏门都没让他进，他就在铁门外和贺宓打了个照面，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了贺宓手里。

楼下，贺冲身上滴着水进了屋，在会客厅的皮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刘律师从文件袋里掏出一沓文件，清了清嗓子。

唐书兰倚着栏杆，瞧了那边一眼：“顾洪生送给贺宓的那两套总价值六千万的别墅，贺宓给贺冲了。”

周茉一惊。

唐书兰冷哼一声：“可笑吧？”

周茉把头转了过去，没有说话。

贺冲听刘律师读完遗嘱，神色丝毫未变，倒是顾之茹愤然而起：“和我爸葬在一起？开什么玩笑！这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吗？”

刘律师推了推眼镜：“有。这两栋别墅是贺宓女士三年前通过顾老先生的遗嘱继承的，手续都已经办完了，贺女士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。”

“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来分我们顾家的财产？”

贺冲半靠着沙发，一直没什么大的反应，就好像顾之茹的厉声质问不是冲着他来的一样。他掀了掀眼皮，说：“别墅我不要。”

顾之茹愕然。

贺冲淡淡地道：“但我得成全我妈要求合葬的心愿。”

顾之茹的表情凝固了，她瞅了贺冲半刻，迸出两个字：“没门！”

贺冲手里捏着一只打火机，正把它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把玩。他扫了一眼顾之茹：“六千万换顾洪生墓旁边的位置，这笔生意你们不亏。”

顾之茹过了好半晌还是没忍住，破口大骂：“和顾家声誉有关的事，岂是能拿钱……”

贺冲直接笑出声打断了她：“你们顾家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唐书兰看了一会儿“好戏”，抿了口瓷杯里的浓茶，又把方才的问题问了一遍：“可笑吧？”

周茉抿唇：“不觉得欺人太甚吗？”

唐书兰抬眼：“嗯？”

“贺宓虽然是续弦，却也是顾爷爷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这些年他们的感情怎么样，大家有目共睹。”

唐书兰看着她，语调还是没什么变化：“你知道贺宓小了你顾爷爷

多少岁吗？”

“二十五岁。但那又怎样？宋庆龄和孙中山还差了二十七岁呢。”

唐书兰有些惊讶，像是没料到女儿会说出一番“高论”：“年龄相差太大，外人总会揣度是不是某一方别有用心，这是人之常情。”

突然，楼下传来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，周茉和唐书兰立即低头看去。

只见顾之茹站在一地的碎瓷片和茶水中，指着贺冲大骂：“那个位置我宁愿埋条狗，也不会让贺宓葬进去！”

贺冲一直半垂着眼，直到这时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隔了些距离，他脸上的神情周茉瞧不真切。

周茉被这种感觉堵得心里有点儿不舒服，她不晓得哪根神经被触动了，脱口而出：“既想要别墅，又不同意合葬，哪有这样的……”

楼下的目光齐刷刷地扫了过来。

唐书兰低喝：“周茉！”

周茉神情坦然，她看见贺冲抬头看向了她，他惊愕的目光中带了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来不及细想，周茉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。她忙低头跑回书房，把门一掩，接通了电话：“林珩……看到我写给你的信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你是怎么想的？真的要分手吗？”

等待林珩回应的周茉只感觉自己的心高悬着，整个人仿佛处于失重状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总算听见林珩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这时，门忽然被推开了，周茉急忙挂断电话面向书房门站好。

站在门口的唐书兰脸上如罩霜雪，她声音冷硬，不容置辩：“下去跟你顾阿姨道歉。”

周茉咬了一下唇：“我没做错。”

唐书兰提高音量，警告似的喊了一遍她的名字：“周茉，我数三个

数，——”

以前，唐书兰这招屡试不爽，然而此刻周茉心里只有无穷无尽的难受，她生平第一次违逆了唐书兰，一句话也没说抓着手手机飞快地离开了书房，“噤噤噤”地跑下楼，去了顾家大宅的后院。

会客厅里的争执还在继续，似乎没人注意到她。

雨声淅沥，雨丝窸窸窣窣地落在院里的海棠树上。几盏路灯尽职地守着后院的一草一木，把雨中的夜色照亮。湿漉漉的鹅卵石道一直延伸到院子尽头的停车坪，那一处的顶上有一角平台，可以避雨。四下一片岑寂，只能听到雨声和风声。

手机又振动了一下，周茉没去看了。她蹲了下来，把脸埋进双臂之间。

突然，周茉听见了“咔”的一声。

她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眼前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。

随着那一声轻响，一小簇火苗腾了起来。贺冲用手挡着风，把烟点燃了。片刻之后，雨雾里飘起了一缕缕青烟。

他沉沉地笑了一声：“我死了妈，你怎么哭得比我还伤心？”

周茉一声不吭地把头低了下去。

贺冲低头看她：“刚才你为什么替我说话？”

等了片刻，没听见回答。贺冲的目光往下，瞧见她铺在背上的发丝落下了一缕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——她这么长的头发，是不是都要垂到地上了？

“喂。”

周茉再次抬头，一脸疑惑地看着贺冲。

“你是周恩培的闺女？”

“嗯。”

贺冲笑了：“论辈分，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声‘叔叔’？”

周茉一怔，片刻又低下了头，从脚边的草丛里抠出一枚鹅卵石，在

水泥地上胡乱划了两下：“你有毛病吗？随便认亲。”

贺冲一挑眉，却也没理会周茉这吃了火药似的反应，他往她身旁一蹲，抬手吸了口烟。

周茉轻声问：“你准备怎么办？合葬的事顾阿姨不会答应的，她好面子。”

二十五年前，四十九岁的顾洪生认识了二十四岁的贺宓。这位准继母的年纪比顾之茹还小，顾之茹自然不乐意。更让她觉得面上无光的是，贺宓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。然而不管子孙如何哭闹拦阻，顾洪生还是将贺宓娶进了门。此后，就是顾家长达二十几年的鸡犬不宁。

“我手上握着六千万，跟他们慢慢耗呗。”

“顾家生意做得大，六千万不算多。”

贺冲笑道：“你替我一个外人操心？你自己得罪了人，还‘潜逃在外’呢。”

不说还罢，一说起这个周茉就越发烦躁。她手一松，鹅卵石从她手里脱出，弹跳了两下，落进了草丛里。

雨突然大了起来。

贺冲站起身道：“回去道个歉，你年纪小，他们不会跟你计较的。”

“我凭什么道歉？”周茉的语气很冲。

贺冲叼着烟笑了：“替一个外人强出头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你们真庸俗，事事都要论好处。”

她腾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撂下这句话，跑进雨幕里，踩着鹅卵石小道往屋里走去。

贺冲瞧着那道背影，笑了笑，从衣服口袋里摸出车钥匙，叼着烟，冒雨大步离开了。

唐书兰早已等得耐心尽失，她看见周茉冒冒失失地从后门进来，立即从沙发上起身：“周茉。”

周茉停住脚步。

唐书兰招了招手：“过来，跟顾阿姨道歉。”

顾之茹在一旁打圆场：“书兰，算了算了，童言无忌……”

“茹姐，她都二十岁了，已经成年了，说错了话就要承担后果。”

周茉咬了一下唇：“我说错话了吗？”

唐书兰面色冰冷：“周茉，你不要挑战妈妈的底线。”

周茉到底还是心里发怵，牙齿都快把下嘴唇咬破了。她心里清楚，跟唐书兰较劲自己讨不到半点好处。僵持了半晌，周茉最终还是木然地看向了顾之茹：“对不起。”

唐书兰蹙了蹙眉：“真是越大越不懂规矩了。”

周茉低下头，难过和不甘漫上心头。

在她的家里，父母永远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，大到人生目标，小到衣食住行，他们全替她规划好了，没给她留一丁点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况且，她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挑战他们的权威。

次日，贺宓的追悼会在北郊的殡仪馆举行。周茉也被父母拎着去参加了。

这个追悼会办得仓促而简单，前来吊唁的人很少，现场气氛冷清，连花圈都没几个。

快到中午时，周茉偷偷踮了踮脚——穿着高跟鞋站久了，她的脚后跟开始隐隐作痛。

她不经意地抬头一看，却见朦胧的雨幕里出现了一抹灼眼的红色。

周茉疑心是错觉，定睛去看。随着那抹红色越来越近，一个被雨雾模糊了的黑色身影也渐渐清晰起来。

那人穿着白色衬衫，黑色西装，怀里抱着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花。是贺冲。

看到贺冲出现，大家立即压低了声音议论起来——都知道来殡仪馆是

带白菊，可没听说带红玫瑰的。

贺冲走到近前，把搂在臂弯里的玫瑰往贺宓的大幅照片前一放，又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三炷香插上，朝照片鞠了一躬。那玫瑰似一捧火，在或黄或白的菊花堆里格外显眼，映衬得照片中逝者的面容仿佛都亮了几分。

照片里的人明眸善睐，仪态端庄。论样貌，贺宓的确是一等一的，也无怪乎顾洪生生前对她偏宠又护短。

贺冲的姿态说不上有多恭敬，他与照片里含笑的人对视了片刻，便往顾之茹跟前一站，脸上还是挂着那副吊儿郎当的笑：“你考虑好了吗？”

顾及场合，顾之茹选择忍耐不语。

贺冲却笑了：“你慢慢考虑，我有的是耐心。什么时候考虑好了，什么时候拿墓换房。”

仪式结束，天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。

贺冲躲在檐下点了支烟，看着顾家的人陆陆续续出了大堂，忽然瞥见了队伍里一个清瘦的身影——他原本准备向周茱道声谢的，但转念想了想，还是作罢。

谁知那已经迈下台阶的小姑娘似有感应，忽然转过头来。

贺冲笑了笑，举手向她致意。

她的目光停了一会儿，转过头去，和其他人一块儿走远了。

墓地的事没有解决，贺宓火化之后的骨灰只好暂时寄存在殡仪馆里。八千块一个小盒子上放了张照片，和其他的小盒子挤在了一起。

贺冲又带了束玫瑰过去看她，冲着照片里的人笑着说：“反正你生前也没少受委屈，不在乎再受这一时半会儿的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你先在这儿住着，回头我接你过去和那老头儿葬在一起。”

那天葬礼过后，又下了几天的雨，直到周一才放晴。

贺冲这天下午接到韩渔的电话，说是有人找上门来了，让他出个

赛。他早就不玩赛车了，因此让韩渔直接拒绝，拒绝不了就拿钱解决。

韩渔委屈极了：“人家缺我这点钱？能请你出山的人得是什么来头，你心里没数？”

于是，贺冲不得不过来瞧瞧是个什么情况。

贺冲到了“2046”酒吧，上楼推门一看，来的那帮人气势汹汹的。韩渔缩在角落里，跟待宰的羔羊一样。

“老贺，你总算来了。”韩渔赶紧迎上去。

贺冲环视一圈，一眼认出了坐在正中间的孙祁，人称“孙公子”。西城有一伙富二代，被人总结出了“西城四少”，孙公子就是其中一个。

贺冲笑道：“孙公子怎么有兴趣光临我们这个破酒吧？”

孙祁起身，给贺冲递了一支烟，客气地笑着说：“这不是联系不上冲哥嘛，就只能来你的地盘找人了。”

“我家里最近出了点事，望孙公子见谅。”

孙祁笑着说：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只管开口。”

贺冲瞅了他一眼，脸上还是挂着那副叫人看不透的笑：“估计劳烦不上孙公子了——我家里死了人。”

孙祁结结实实地被噎了一下，半刻才挤出一句“节哀”。

两人寒暄完毕，面对面坐下。贺冲点上烟，把打火机往茶几上一扔，身体往后一靠，换了个极闲适的坐姿，看着孙祁说：“听说孙公子想找我出山？”

“跟人赌了样东西，车队那些年轻人我不放心，还是想请冲哥这样的老将出马。”

贺冲笑道：“我已经二十八岁‘高龄’了，好几年没赛过车，状态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孙公子既然这么在意这场赌局，还是另请稳妥些的人吧。”

孙祁沉吟片刻，笑着说：“既然冲哥不便出赛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但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冲哥一定得答应。”

贺冲预感到了什么，笑道：“你说。”

“我新来了几辆车，冲哥有兴趣吗？”

贺冲立即明白过来，前面的都是烟雾弹，后招在这儿呢。

他笑笑，既不拒绝，也不立刻接受：“我得先看到车，才知道能不能接。”

“肯定能，对冲哥而言就是小意思。奥迪R8，加大点儿马力，到1000吧。”

贺冲笑了：“真是太抬举我了。孙公子定个时间，我先去看看车。”

这单生意敲定后，贺冲总算把人送走了。

韩渔松了口气，转而又有些担忧：“真要接？”

“能不接吗？孙祁什么身份，动根手指就能让你这破酒吧开不下去。”

韩渔：“这也是你的破酒吧。”

贺冲拎过搁在桌上的啤酒瓶，倒了半杯喝下肚，接着把空杯一放，准备走。一个服务员上来说，有位客人喝醉了，单独一个人，叫不醒，好像手机也没带。

韩渔问：“钱付了吗？”

“付了。”

“那就把人轰出去。”

服务员有些为难：“是个姑娘。”

韩渔的态度立马转变了：“哎呀，一个单独来酒吧喝酒的姑娘？那一定是遇到了伤心事，我去看看。”

贺冲极为鄙夷地瞥了他一眼。

服务员把两人带了过去。

楼下靠角落的一张桌子上趴着一个姑娘，头发全散了下来，遮住了脸。她身上穿了条白裙子，还是那种会出现在纯情校园爱情故事中的素